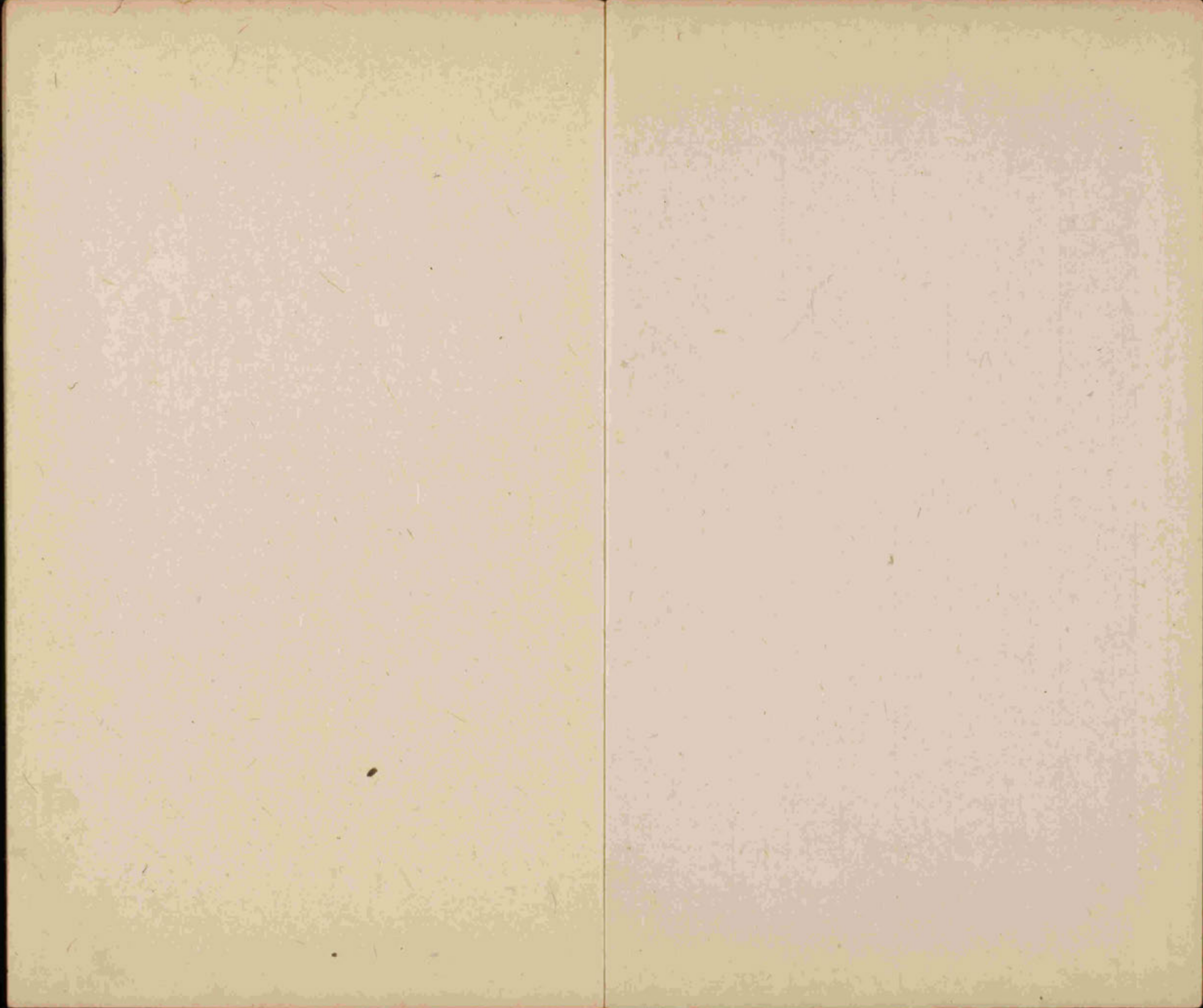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一集



昨非菴日纂內省卷之十三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
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
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纂
內省第十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
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

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爲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

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拗者。福輕而員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

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

性卽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禱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

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

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

處。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欹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之。終身不役。使臧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人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持。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

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

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

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

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凜於十王考校。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

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

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

天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刺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莫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卽○讀○書○亦
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
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恚○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
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
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爲○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
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千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珉○王○珉○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
觀○龐○蘊○沉○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
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
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闔○以○益○宅○獵○市
利○以○增○貲○爲○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
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
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人外別有人。言外別有言。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竈乞。墀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有眼。

晉傅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污，愿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旣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曰須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
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
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
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
齊少伯奚堪做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
而未必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
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
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
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
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
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
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一彼不許。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况此間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入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濘衝雪。由此而踏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仇邊努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難脫。

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旣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艷然

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益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其有邪德乎。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貧賤六道輪迴。貧賤六道輪迴。貧賤六道輪迴。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日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余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窞。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晦庵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蔡京毀司馬光等書，奸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

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林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成祖時，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

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昨非菴日纂守雌卷之十四
時事如半局殘棋妄鬪雌雄局更何分勝負
世途直一場幻夢強爭頭角醒後那見輸贏
袴下興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籓也爲腹
不爲目猶龍氏其我師乎纂守雌第十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
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卽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

梁大夫宋就爲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藿食艸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此非者第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爲吏部侍郎土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予謂可對大樹將軍。

家索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欷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饜之有。苟知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咲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人是不知天。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袴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

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迨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况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

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
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
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
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卜想卽學
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
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

耶非補集
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張乖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視藁曰。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翁聚而不貴發散。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閹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

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徵賤。賤極徵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

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

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

讒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

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

戟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曄喜而須賈。

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

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為總是一場閑氣也。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衆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圖之。翁閱房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逆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宣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
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
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
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
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
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艸無根。醴
泉無源。

王叅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

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議以爲百凡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政耳

教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
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
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
一日三食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
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
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
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
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
良然。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鞵解。顧謂張釋之爲
我結鞵。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
使結鞵。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希○時○客○又○說○何○曰○君○滅○
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
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
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
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
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
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
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得
書多與漢朝等異日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
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
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
因以終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鵠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商君爲秦明法禁奸。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馱郢。并蜀漢。攻疆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爲陶朱公。

王翦攻荆。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馬援旣平交阯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東漢肅宗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豐。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曹丕禁錮宗王。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
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袁謹身好學。未嘗有
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
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袁聞大驚曰。修
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
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間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
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
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
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
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卽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

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昨非菴日纂解紛卷之十五

爭、桑、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
亡、之、禍、事、無、激、而、不、乖、彼、儉、人、樂、敗、利、蓄、唯、
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球、鬪、或、微、言、解、頤、要、
使、毒、燄、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
也、纂、解、紛、第、十、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考。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

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邪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誼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十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闔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顧况，令救之。况乃詣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讀書，早起夜臥，看侍卽要乳母。今年長爲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之。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耳非者第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闕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向

取非者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孫主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徐文貞爲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譚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譚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旣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
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膈○無○黃○可
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贅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
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
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
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
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之不疑後

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
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
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
與句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

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
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斂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至正己，已慚。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卽用端策。

賈詡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

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程顥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鄆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

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
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呂惠卿雖儉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
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
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
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
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
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
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
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
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
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
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曠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

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
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
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
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
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
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
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
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
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
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
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
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
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

規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荊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

耳非者集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譌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譌言。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俸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率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且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且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巖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張詠在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儼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叅軍。天后嘗問曰。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話，衆荅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詔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卽是也。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皆能言。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豬蹄十臠。及歸給云。送十二臠。藻怒。

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

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

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

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

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

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

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

真人。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
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
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
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
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
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
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
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
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
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
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可不悔思。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詰問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致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材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倜
於墅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
舉倜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
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
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
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